

THE PHYSICIANS

医生

〔美〕亨利·登克尔著



医 生

〔美〕 亨利·登克尔著

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

任 俊 译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 南京

The Physicians

A Condensation of the book by Henry Denker

译自美国《读者文摘小说节写本》1975年第2期

医 生

〔美〕亨利·登克尔著

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

任 俊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70,001—170,000册

书 号: 10100.307 定 价: 0.37

出版说明

亨利·登克尔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曾经从事电影和戏剧创作，并多次得奖。《医生》是他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出版后很快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之一。小说描写一个百万富翁的外孙，出世不久就出现黄疸症状，经送到这个百万富翁一手捐献的一家医院以后，由一个热爱儿科医学的年轻医生，按照病儿的情况，及时采用光照疗法加以治疗。治愈出院后四个月，这个婴儿却出现了大脑损伤症，成了白痴。百万富翁迁怒于医生，仗着他的权势，企图运用法律手段，把“误医”的罪名强加给医生，使医生身败名裂，达到报复的目的。但是，这个医生并不畏强屈服，在主持正义的医院负责人的支持下，特别是在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女律师的帮助下，在法庭上把对方强加之词一一驳倒。最后证明，导致婴儿大脑损伤这个后果的并不是这个医生，而恰恰是他那个家财万贯的外祖父。

亨利·登克尔由于多年从事法律事务，对打官司这一套内幕比较熟悉。这部小说尽管选取诊疗新生婴儿黄疸病这样一种技术性较强的题材，但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故事，特别是双方律师在法庭上针锋相对的争辩，还是十分扣人心弦的。那些步步展开的情节，那种颇能抓住人心的逻辑推理，还有那彼此勾心斗角的较量，都向人们说明，号称“万能”的金钱毕竟不能够改变科学的事实，违反客观事实的诬陷，

终究是站不住脚的。

本书语言比较简练、通俗，对某些医学原理也能作深入浅出的叙述。特别是作者敢于描写一个白人百万富翁的女儿私自同一位黑人相爱，并对许多新生婴儿的不幸夭折表示同情，呼吁要对营养不良的孕妇给予关切，这些也都是这部作品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一个原因。

小说对打官司的情节，还作了具体生动的描写，这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司法制度，以及美国人民如何参与和处理法律事务等情况，也有一定参考作用。

编 者

第 一 章

当他俯身在显微镜上细心调节时，全神贯注，忘记了一切。此时，他伸手去拿解剖刀，无意中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他用手指急急地抓了抓头发，这是他感到时间紧迫时的习惯。他猛然想起，已经约定当天傍晚去给那些住在另一个低收入住宅区的孕妇作讲演。时间，啊，时间老是不够用。

他用解剖刀翻动显微镜下玻璃片上的组织切片，开始观察上面的细胞。他发现，只要孕妇懂得注意产前适当的营养，胎儿细胞的严重破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时，他漂亮的面孔变得严肃了。这个胎儿又一次说明，如果不是母亲产前营养不良，它是可以正常诞生的，而且也能活下来。

突然，挂在他头上方的通话器响了：“克利斯托弗·格兰特医生！”

他放下解剖刀，伸手拿起电话。

“医生，索博尔医生找你。”

“知道了。”迈克·索博尔没有急事是从不打扰他的。

“接他的电话。”

过了一会儿，他听到索博尔的声音——衰老、疲倦、并带有歉意。“克利斯，你愿到精心护理室来一趟吗？马上来，好吗？”

“马上到。”

医院的电梯为什么老是这么慢？在大步跨上通向新生儿精心护理室的四段楼梯时，格兰特这样想着。新生儿护理室里住满了需要他照料的小病人，而且，除了他最喜爱的科研工作以外，每天上午还要花点时间教课。因此，他干什么都是急急忙忙的。

即使在转弯跨上最后一段楼梯时，他脑子里还在思考着他最近写的那篇研究婴儿脑损伤的论文。他把那些营养不良的小病人，按雷诺兹住区的名字称为“雷诺兹儿童”。这个住区是城里几个主要的低收入住区之一。他经常想：他的实验室，他的研究工作，他刚刚穿过的那些过道，都仰仗约翰·斯图尔特·雷诺兹的捐款，而这个低收入住区的出现，也与此人有关，这确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索博尔医生正在精心护理室的玻璃墙外等着。他旁边站着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气度不凡的先生。这人看上去有点面熟。索博尔一看到克利斯，就独自向他迎了过来，在走廊里把他截住了。小个子的迈克·索博尔医生，这时穿着值班和在医学院上课时穿的那件毕挺的白大褂，就显得更加矮小了。愁云似乎永远笼罩着他那张发红的脸。眼镜后的那双眼，好象总是泪汪汪的。头发开始稀疏几乎已变灰白。人们甚至会怀疑他竟是一所规模和重要性都不亚于市综合医院的大学附属医院的小儿科主任。

“克利斯，”身材矮小的小儿科主任轻声地唤了他一声。“我们收到一个刚从湖滨医院转来的新生儿。虽然差两三个星期足月，但有两千六百克重，因此不能算是未熟儿。婴儿显然患了黄疸病，但并不严重。不过，我仍想把他交给你亲手治疗。”

看到格兰特探询的神情，索博尔又解释道：“婴儿名叫辛普森。但叫雷诺兹也可以。”索博尔朝等候在精心护理室门口的那位高个子陌生人侧转身子。这时，克利斯·格兰特想起来了，这张尊贵的脸与挂在实验室墙上铜匾上的捐款者的肖像一模一样。此人就是约翰·斯图尔特·雷诺兹。

“那么说，雷诺兹的女儿是这个婴儿的母亲。”格兰特说。

“克利斯，你知道，在我的小儿科里，对所有的婴儿都是一视同仁的。”索博尔为自己辩护说，“但这一次——”

为了不使他感到为难，格兰特赶紧说：“别着急，迈克，我会尽心治疗的。”

“好……好。”索博尔很感激，“我负责补偿你在研究工作上损失的时间。”

来到新生儿精心护理室前面，克利斯轻轻地推开门，让索博尔先进去。当雷诺兹要跟着进去时，克利斯有礼貌地挡住了他。“里面没你可干的事。”他解释说。

雷诺兹涨红了脸。他不习惯受人阻拦，“他是我的外孙。我有权利知道他的病情以及对他采取的医疗措施。”

“雷诺兹先生，我不明白，此刻你除了妨碍别人抢救你外孙外，还能干什么。”格兰特悄悄地走进护理室，随手关上了门。

雷诺兹满面怒色，隔着巨大的玻璃窗，注视着克利斯·格兰特的每一个动作。

乍看起来，新生儿精心护理室的模样象是一间设备完好的私人养鱼室。在靠墙的地方，放着一些透明塑料缸，称之

为不足月婴儿人工抚育器，每个抚育器里躺着一个生命垂危的病儿或早产儿。有的刚出生不久，还保持着胎儿蜷缩的姿势，微小的突出的肋骨棚随着每一间歇的呼吸起伏着。许多婴儿身上通着静脉注射管，绑在为使它固定而特别设计的手臂夹板上。

几乎每个娇嫩的小身体上都通着电极。这些电极又连接着安装在每个人工抚育器后面的探测生命信号的仪器。此外，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帮助调节抚育器内的温度与湿度。

辛普森，这个生下来还不到四十八小时的婴儿，就躺在这样一个塑料人工抚育器里。他呼吸很正常，但他的皮肤呈青铜色，这表明他患了令人不安的黄疸病。

克利斯·格兰特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这个五磅半重的婴儿，一个万贯家财、权势显赫之家的继承人，看上去却与他亲手治疗过的许许多多婴儿没有两样。瘦小的身体蠕动着，红红的脸蛋上有着褶子，眼睛闭得紧紧的。这是一个令人怜惜的小生命，一出世就面临着危在旦夕的不测风云。

克利斯·格兰特把双手伸进人工抚育器上的两个小孔，对婴儿作外部检查，主要是叩诊肝脏。

“肝脏并不怎么硬。”索博尔说，接着他催促说：“先看看湖滨医院转来的病历抄本吧。”

克利斯接过护士长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病历，开始翻阅起来。他的目光在一处重要情况的记录上停住了。

“母亲是Rh阴性注？”他疑惑地问。

“请看下去。”索博尔的语调提醒他不要急于下结论。

注：血液成分，医学上称为弥因子，有阴性和阳性之分。这儿是英文“Rhesus factor”的缩写。下同。

“以前没怀过孕，没输过血。怀孕早期的孔姆氏试验未发现抗体的滴定度。”克利斯边念边思索着。根据这些情况，婴儿母亲的Rh阴性看来并不是引起婴儿黄疸病的主要原因。

“抄本说他们做过感染试验，并未发现任何感染迹象。但你知道湖滨……”索博尔提醒他。

这句话反映出大学附属医院和私人医院之间的长期争执——研究机构从来不十分相信私人医院所做的化验；反之，私人医院总是指责大学附属医院太注重理论、研究和实验。

“最后一次化验单上的胆红素是多少？”克利斯问。

“只有一次化验单，”索博尔说，“他们得到的数字是十四。”

“只做了一次胆红素化验？对这样明显患有黄疸病的婴儿只做一次化验？而且他母亲是Rh阴性，对他就只做一次化验？”

“你认为这一点要紧吗？”迈克·索博尔说，“看看婴儿的孔姆氏试验报告吧！”

克利斯又看看抄本，然后抬起头，显得很吃惊，“Rh配合禁忌！怎么可能呢？”

“到了这一步，那还有什么关系呢？”迈克问，“如果这个结论正确，就得格外留意这孩子。”

“他们已取得亲属同意换血的签字了吗？”

“根据这份抄本，还没有。”索博尔说。

“糟糕！他们应该搞一份，以备必需。”克利斯急促地说。根据病历，他认为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他刚想索取抽血样的器具，护士长已料到了，把针递给了他。他再次把双手

伸进人工抚育器的小孔中，十分小心地从小病人的脚后跟上抽了点血，然后把血注入一根试管，封上口，交给了护士长。“让他们做一次胆红素化验，再做一次孔姆氏试验和涂血感染试验。立即做！”

护士长去化验室后，克利斯转身对一个实习医生说：

“派人去湖滨医院。我需要婴儿母亲的血样。这本应该与那个抄本一起送来的。除了我们自己的化验结果，别人的我一概不相信。”

“克利斯，每隔几小时就和我联系一次好吗？”索博尔问。格兰特点点头。于是，老人就离开精心护理室到医学院去授课了。迈克·索博尔知道，他可以安心地继续讲课和处理行政事务了。急躁但果断的克利斯·格兰特使索博尔确信，他将履行医生的职责，精心治疗病孩。

索博尔在往外走时，停下来与约翰·斯图尔特·雷诺兹交谈了几句。雷诺兹还站在门外，隔着玻璃注视着格兰特。显然他对什么人也不信任。甚至对专家，他也一概不相信，尽管自己可是一窍不通的。

格兰特对婴儿又作了一遍检查。肝脏摸上去完全正常。

“把这个小家伙移到光疗设置中去。”他吩咐说。

护士长把这个婴儿，连同他身上的电极和静脉注射管，搬进另一个人工抚育器。然后，克利斯把婴儿的眼睛合上，小心地盖上两方块纱布，再用橡皮胶固定起来。他确信纱布已遮盖严实，不会有光透进去损伤视网膜了，就在人工抚育器上加了个不锈钢的盖子。盖子的里面装有一组十二支短小的荧光管。克利斯打开开关，一束浅蓝色的光线照射在下面皮肤呈青铜色的小病人身上。克利斯从小孔里抽出双手后，

又观察了好一会儿。

最后他转过身来，发现雷诺兹还在窗外注视着他，他脸上的怀疑和愤怒更加明显了。

“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克利斯对护士说，“化验报告一来你就叫我。”

他还没把门完全打开，雷诺兹就已来到他的面前。

“怎么样，医生？”

“如果你愿意到我的办公室——”格兰特说。

“那就走吧！”雷诺兹不耐烦地说。然后他们默默地来到克利斯的小而凌乱的办公室里，克利斯关上门，指着一张椅子让他坐下。雷诺兹没有坐下。他宁愿站着，好象要利用他的身材来取得优势的地位。往后，克利斯·格兰特将会发现这是雷诺兹最爱采用的一种策略。

雷诺兹个子很高，对于一个已经六十开外的人来说，身体还算健壮。他坚实的下颌上，皮肤绷得紧紧的。花白的头发理成军人式的短平头。他的话音带着一种蛮横的口吻，好象在说，他可不是好惹的。多年来，他的许多雇员和竞争者对此是早已领教的了。

克利斯对有关约翰·斯图尔特·雷诺兹的种种评论，早已风闻。但当涉及到医学问题，特别是涉及他所从事的新生儿专业时，克利斯是不肯让步的，甚至在大多数同行面前，他也这样。更不用说对一个外行了。他才不管这个外行是什么大人物哩。

办公室的门刚关上，雷诺兹就说：“我想知道那孩子得的什么病！你又打算怎么办！”

“黄疸病。我已开始治疗了。在拿到化验报告单以前，

我得谨慎从事。”格兰特向他解释。

“我根本没看见你给他什么治疗！你抽了血。你在他身上安了根静脉注射管。静脉注射管里有特殊的药物吗？如果有，我要求知道是什么！”

“雷诺兹先生，如果你想协助我，你得马上做两件事。”

“如果是指钱，或用飞机去请专家或运设备……”雷诺兹似乎要马上取出他的支票簿来。

“第一，坐下来，”克利斯·格兰特平静地说，“第二，如果我们能心平气和地谈谈，我将把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病情看来很严重吗？”雷诺兹稍稍温和地问，然后顺势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目前看来还不严重。”克利斯说，“但是，等我们从自己的化验室里得到能肯定黄疸病起因的化验结果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得更多些了。因此我刚才抽了血样，又使用了探测装置。每隔几小时就得进行一次化验，这是为了了解病情在好转还是恶化。大多数新生儿都患有轻度的黄疸病，即所谓的生理性黄疸。”

“既然黄疸病这样普遍，为什么科尔曼要感到不安呢？”雷诺兹怀疑地问。

“科尔曼？”克利斯从没听到过这个名字。

“那位代替米切尔医生的年轻人。米切尔是我女儿的医生，他得了流感，不愿意让婴儿受到感染。米切尔是个好人，细心得很。”

“我听说过。”克利斯同意说。

雷诺兹回到他原先的问题上，“如果生理性黄疸如此普

遍，科尔曼为什么还要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呢？”

“这纯粹是一种预防措施。”克利斯从未见过科尔曼，却仍为他辩解。外行人常把疾病归咎于医生，而不是归咎于自然。“黄疸病可以恶化。它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如某种原因引起的感染性黄疸，或者是一种ABO血型不合引起的黄疸，也就是说母亲与婴儿的血型不一致。目前这一病例，很象是Rh配合禁忌。或者在胎儿未熟就——”

雷诺兹打断他：“他不是未熟儿！他仅是早产，早产两个星期。根据米切儿的诊断，至多三个星期。而且由于他体重超过两千五百克，因此不能把他说成是未熟儿。”

雷诺兹的学识使克利斯感到吃惊。“我并没说你的儿子是未熟儿……”克利斯刚一开口，就意识到自己把外孙说成儿子了。“但是，早产比足月更有患黄疸的可能。黄疸病的多种病因都与复杂的血液化学有关。”

“给我解释解释。别把我当成那种什么也不懂的施主！”雷诺兹站了起来，耸立在克利斯·格兰特的前面。

克利斯冷静地望着他，说：“向我们‘什么也不懂的施主’解释问题倒没有这么多麻烦。他们肯听，并且理解我们在尽力挽救他们的孩子。”

“你这个傲慢无礼的狗崽子。”雷诺兹大吼起来，“我要命令索博尔不让你负责这个病儿！”

“老实说，我但愿如此。”

“别以为他不会照办。你得知道，是我坚持把索博尔从西奈半岛山区请到这来的。当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请一个犹太人来当这个小儿科主任拿不定主意时，我说过，‘治病，就得请最高明的医生。如果最高明的是个犹太人，就去

清他。’ ”

“这话有道理，”克利斯说。他克制自己不多作评论。

“索博尔确是最高明的医生。”

“问题不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一个能影响你医学前途的人，向你询问有关他唯一的外孙的情况，而你却不能有礼貌地把情况告诉他！”

“我已把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你了。”克利斯说。他想乘机结束这次谈话。

“我想知道有哪些潜在的危險，以及怎样才能克服它们。”雷诺兹坚持要求，“我有这个权利！”

克利斯声音不高但十分坚定地说：“我想他的母亲才‘有这个权利’，或者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难产后尚未复原。而他的父亲不在城里。我不得不派他去圣路易城经办一笔交易。”

克利斯决定向这位年长者交底。“雷诺兹先生，既然你安排由你来负责这件事，我就向你交底吧。只有当某种病菌破坏了婴儿的血液供应，也就是说病人的红血球遭到破坏以后，黄疸病才会出现。这时便会在血液里释放出一种黄色的质素——胆红素。正是这种黄色的质素使黄疸病人的皮肤呈现青铜色。病情的严重性取决于血液里胆红素的量。假如把胆红素控制在一定低的量上，它的破坏力就会减弱，它就会被排泄掉，这样也就不会产生什么危害。”

“但如果不能把胆红素控制在一定低的量上呢？”雷诺兹进一步问。

“如果婴儿的胆红素高达二十，那就危险了。一般在胆红素达到十五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了，有时候甚至不到十

五，视病人的情况而定。”

“你刚才提到了危险，怎么个危险法？”雷诺兹又问。

“如果胆红素集中地到达大脑，就会引起我们所称的脑核性黄疸。”

“那有危险吗？”

“它对大脑有害。影响视力，影响说话，或者抑制四肢的神经，甚至于影响整个大脑的功能。”

“你是说我外孙的大脑可能会遭到损伤吗？听着，随便你需要什么专家，我都可以派飞机去接。我要让这孩子用上最新最好的设备。不管代价多大，我决不迟疑。”

“他正在使用着最新最好的设备。”

“他在用什么，一根输送营养的静脉注射管？”

“静脉注射管里有一种抗菌素。假如他的血液有过极轻微的感染的机会，那么，等不到化验单送来，我的药物就会立即见效。这还只是应急治疗的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雷诺兹半信半疑地问，“我没见到他还得到别的什么治疗。”

“你看到我把一个盖子盖在他的人工抚育器上了吧？那就是我们所称的光照疗法。它是运用强烈的蓝色光线治疗黄疸病的一种方法。”

“那不过是些普通的荧光灯啊！你在这儿玩什么骗人的医术？打电话把索博尔找来！”

“他现在正在上课。”

“事关我外孙的生命，我可不管他在干什么！”

“雷诺兹先生，中断索博尔上课对你外孙毫无帮助。目前，就是索博尔也不能告诉你更多的情况。”

“你立刻把他叫来——”雷诺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该失去控制地吼叫，于是就停了下来。在他接下去讲时，声音较前和缓些了。“听着，你得明白，这是我的外孙，我唯一的继承人。那塑料缸里的小男孩将会想当什么就当什么，甚至是美国总统！你一定得使他完好，健康。”这与其说是争辩，还不如说是恳求。

“雷诺兹先生，如果我们的化验单证实湖滨医院病历抄本上的化验结果是对的，我估计不会有太大的麻烦。情况对病人还是很有利的。”

“你先前似乎并不这样认为，”雷诺兹说，“我隔着玻璃也能看出你心绪不安。”

“是的，”克利斯承认，“我是感到不安。根据那个抄本所记，你外孙的胆红素是十四。因此我立即采用了光照疗法。光照疗法能够促使胆红素下降。”

雷诺兹似乎稍微放心了些，“那又怎么样呢？”

“是这样的，”克利斯小心地说。他担心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当我们用强烈的荧光灯蓝色光线照射婴儿身体以后，他血液里的胆红素就会被控制住，因而就较易于从小便里排泄掉。”

雷诺兹并不信服。他咕哝道：“对一个病儿使用这样的一种疗法，毫无道理。”

“为什么没道理？”克利斯问。“把患黄疸病的孩子放在靠近窗口的地方，是一百年来老奶奶们常用的一种疗法。采用这种疗法，孩子就恢复得快。有位医生决心进行调查研究：是太阳光对治疗黄疸病有特效呢，还是任何光线都有作用呢？结果证明只要是光线都有作用，而蓝色光线的疗效最